

水客自白



2. 過關
■深圳海關在旅檢現場查緝水客。

每天穿梭關口幾十趟，年齡偏大，衣着普通到被人遺忘，拖車、行李箱、藍白袋如影隨形，神情漠然卻又眼觀六路……職業水客的特徵，深港海關關員一眼就能看出。儘管兩地海關相繼公布了嚴打水客措施，但他們仍像螞蟻搬家一樣，將奶粉、電子產品及各種日用品從香港運到內地。本報記者特別採訪了三名內地職業水客老陳、兼職水客宋先生、上岸水客(轉行者)阿輝，請這些「蟻族」親身講述自己螞蟻一般艱辛困苦的生活。每天，成百上千的老陳、宋先生和阿輝忙碌在深港口岸，有誰知道他們的喜怒哀樂？讓我們走進他們的內心世界。



3. 出關
■水客在關口外接過遊客順利帶出來的貨品。



1. 入站
■上水港鐵站外，大批內地水客拖着一袋三袋日用品，等候過磅入關，人龍擠滿通道。

「如果有頭髮，誰願做癩痢」

阿輝：做水客無任何保障

阿輝(見圖)是一名退伍8年的軍人，目前正在一家傢俬企業當司機。半年前，他也是一名「久經沙場」的職業水客。之所以脫離水客的行業，阿輝說，一方面在於海關打水客的力度越來越大，另一方面則是因為「做水客沒有任何保障」。



分散發貨 統一接貨

水客也需要「求職面試」，接受東家的考察，也要和同行競爭。阿輝以「批發集市」來形容這個職業的。在他看來，水客向貨主拿貨就像零售商向批發商拿貨一般。「老資格的水客向發貨商拿貨是可以有選擇的。譬如帶1個手錶過去，可以拿20港元帶工費，帶1個iPad可以拿30港元帶工費，而我這一趟想賺200港元，那麼就可以和2個不同的發貨商拿6個手錶、3個iPad的搭配。」阿輝稱，雖然是和不同的發貨商拿貨，但這些發貨商往往是同一個團體在操控，因此東西統一帶到內地以後接貨的人只有一個。

貨被扣留 不失清單

「選完你要帶的物品，就會有人給你一張物品清單，這單過關後是要交給接貨人對貨的，非常重要。」阿輝認為，如果不幸被海關攔截沒收貨物，購物清單也不能被他們找到，這很有可能成為指證水客的證據。「我一般會把清單貼身帶着。」他拿出錢包，指着公車卡套的夾層，阿輝說把紙片夾藏更安全，「只要海關找不到清單，就可以咬死不清楚海關規定。」

貨物被海關扣留以後，水客就只需拿着海關開出的單據交給貨主，後續如何處理與水客無關。有時候遇到「厚道」的貨主，阿輝帶貨失敗後貨主還是會給報銷路費，「基本上這個團體的人都是講信用，講義氣的。」

退出水客圈 重見光明

去年年底，經過再三思考，阿輝決定退出水客圈。最主要的原因在於，他覺得自己還年輕，與那些四五十歲的職業婦女、失業人士不同，他渴求一份更加穩定、單位給買社保醫保的職業。「我總不能一輩子都做水客吧！況且現在海關抓得越來越嚴了，去年我幾乎每個月都會被扣留一次物品。」

阿輝稱，如今的這份職業雖然時間不自由了，收入也少了，但卻讓他有種「重見光明」的感覺，「以往人家問你做什麼工作的，總覺得不大好說，現在感覺踏實多了。」



■物品清單成為判定是否水客的證據。

老陳：遭歧視感無地自容

「如果有頭髮，誰願意做癩痢？」回憶起成為職業水客的過程，老陳一聲長歎，歎息的背後夾雜着幾許苦澀與自嘲。「從你踏入這個門檻開始，你就是一個『高級苦力』，你注定受盡白眼，你賺的每分錢都是有血有汗。」老陳指着自己的胸口，又補充一句，「心理承受要強。」

「把自己當畜生」

老陳今年40多歲，太太在深圳一家夜總會做清潔工，家裡有2個孩子。2010年由於沒找到合適工作，在朋友介紹下做了水客。這份從事了3年多的職業，老陳用3個短語總結，分別為：冒險，把自己當畜生使，以及學會「聽不見」。

「第一次是帶2台iPhone，在火車站一家電話公司營業廳門口等貨主，留個通行證和身份證複印件給貨主做押底，到上水後聯繫接貨人，給看通行證就能拿到貨。」老陳的「水客體驗日」剛好是周末，人特別多，他和幾個一起拿貨的人在隊伍裡像螞蟻般慢慢挪動着，期間不時被其他拉箱的水客插隊。「印象特別深，有旅客說：難怪香港人看不起內地人，都是你們這些低素質的水客造成的。我當時心裡咯噔一下，臉就紅了，特別想挖個洞鑽進去。」

老陳稱，他們習慣用「大屠殺」來形容海關官員攔人驗貨，跑熟了以後，看到關員的臉就能知道是哪個科在值班。第一次做水客時，遠遠的就有「同行」在喊：「『五科』又在『大屠殺』了，大家小心！」老陳運氣好，「首秀」沒有被攔到，但一顆心差點跳出來，只因不知道被抓到後會受到怎樣的懲罰。

兩扣電器 轉帶日用品

回到深圳以後，老陳根據貨主的指示將2台iPhone送到了香格里拉酒店後面的公園，收貨人給了他160港元。「減去來回40港元車費，賺了120(港元)。」交貨後，貨主問他下次還去麼？望着手中那160塊錢，老陳堅定地回答：「去！」

之後的那些帶貨經歷，老陳說已經沒特別印象了。他稱自己不敢冒險，一般也就帶兩三件電子產品，不像一些水客一次過帶幾十件。不過就算是帶得少，老陳也有被海關抽查到的經歷。「第一次是怕，第二次就淡定了。但一般帶電子產品的被查到兩次，貨主就不會要這個人了。」老陳稱，除了海關規定的「三次入刑」讓水客們有些擔憂外，貨主也更偏愛「生面孔」，帶電子產品的水客如果一年內被查到兩次，大部分都會轉帶日用品。

轉戰日用品後，老陳認為風險小了些了，但輕鬆的日子也結束了。日用品一般是「混搭」攜帶，貨主會事先將各種用品分裝成箱，水客只需拿着手推車到距離上水港鐵站2公里的派貨點接貨即可。一般是4箱貨物150港元，5箱貨物180港元。

入關過關 保安催警察趕

「第一次拿了4箱，其實想拿5箱的，但慶幸沒拿，我推着挺重，但其他同行都能推着跑。」到了港鐵入口，由於物件體積大，老陳入關比較慢，就聽見港鐵的保安拿着擴音喇叭喊話：「大陸來的別堵塞入口，趕快過去，小心你們的物品別撞壞了公物。」

老陳承認：「這些話聽了特別不好受。」由於拖車不能乘坐手扶電梯，必須等電梯，偶爾還會遇到一些港人拒絕讓推車的內地人進入電梯，「臉皮厚了，我也不會理他們說什麼，直接進就是。」

按照水客們的經驗，到了羅湖關的驗證廳後，最好不要推車，直接提着四箱物品會更加安全。但「幾十斤重的東西，提着走十幾米就很吃力了，而且不能停，一停就會有警察驅趕你，要一直走出深圳入境大廳才能放下東西。」老陳張開自己的手，上面布滿老繭，這是職業水客的職業特點之一。

7公里路程 賺的是血汗錢

「從拿貨處到收貨處要走7公里，拿到手的那150港元看着就有血有汗。都說做水客容易，自由。這錢絕對不好賺啊！」他感慨。

目前，在深港兩地帶日用品的職業水客年齡多在40至60歲之間，多為學歷低、找不到固定工作的人士，他們的開工時間並不固定，大多每天要跑兩趟，每月收入在6,000元人民幣(約7,462港元)左右。「經常遭受歧視、白眼，但我們要在這個城市生存、要養家，就必須忍受一切。」老陳稱，其實貨主更喜歡港人水客，港人水客每天最少都能跑4趟，運貨也比內地水客更安全，「他們帶貨風險小，但工錢又比我們高。」

宋先生：賺錢治癌妻 怕坐牢

記者在尋找水客、採訪水客的過程中，採訪兼職水客宋先生的難度最大，完全是在對方不知情的情況下完成的。對於自己帶貨的經歷，宋先生原本三緘其口，不太樂意讓外人知道他的另一個身份。記者多次表示：「深圳生活比較艱難，也有意做兼職水客，想了解詳情。」這個中年男人動了惻隱之心，才慢慢打開話匣子。

宋先生今年45歲，在深圳某家外資企業從事銷售工作，月入七千多元(人民幣，下同)，妻子在一家私企做辦公室主任，兒子正在讀大學。兩年前，宋妻罹患癌症，每月的化療費及藥費讓這個小康家庭的收支徹底失衡。不得已之下，宋家把位於福田的自住房以每月3,500元的價格出租，搬到清水河附近一間月租僅800元的農民房。今年年初，宋先生無奈加入兼職水客的行列。

省吃儉用 難捱藥費

「每天省吃儉用，但錢還是不夠用，藥費實在太高了。」去年年底，宋先生聽說做兼職水客一天能賺200港元，每晚六點後到福田口岸集中過關拿貨即可。「我們下班時間早，單位距離福田口岸也近，我決定試試。」

入行之後，宋先生才知道，大部分做兼職水客的都是有固定工作的人，他們不是家庭環境比較差，就是急需用錢。做多了，他也摸索出一點竅門：選擇從福田口岸過關，因為這裡過關後可以直接打的，「4個水客合打一部的士的費用，要比從羅湖口岸坐港鐵到上水便宜幾十港元。」

餓肚帶貨 明顯消瘦

到了上水後，貨主已將貨物打包好，一般是2罐奶粉、2包尿片以及一些化妝品的「標準搭配」。「我的原則是不要帶電子產品和違禁品，不帶超過23公斤的貨物。其實一直有水客頭問我要不要做大一啲？我知道做大是什麼意思，也知道成功賺的比專業的(職業水客)跑一個月都多，但風險太大，搞不好就坐牢了。」

聊天過程中，有熟識宋先生的人在一旁說，最近幾個月明顯感覺到宋先生消瘦了不少，黑眼圈也重了。聽完這話，宋先生苦笑一聲：「這段時間晚餐都沒好好吃，為了爭取時間，經常沒吃晚飯就過去(香港)了，帶完貨到家已十點多，精疲力竭。」

最後，善良的宋先生對記者說：「做兼職水客每個月也就賺3,000港元，如果不是太缺錢，我也不贊成你做這行。」



■關員出動警犬檢查水貨，嚴防夾帶危險品。